

三味书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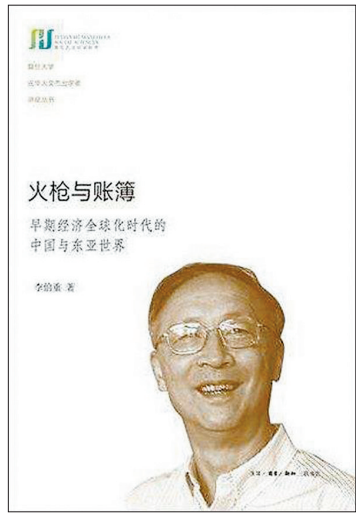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的俏皮与鲜活

——李伯重《火枪与账簿》读后有感

潘玉毅

夜深了，我光着脚盘着腿静静地翻看李伯重先生的新著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，看完，草草地记几句笔记和随感，待起身时，腿竟有些麻了。

就本书内容而言，李伯重先生主要通过对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国与东亚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梳理，提炼出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核心特征，即代表新型暴力的“火枪”和代表商业利益的“账



与童年相遇

——读草白散文集《童年不会消失》

陈峰

在2014年第二届储吉旺文学奖中，草白发表在《文学港》的散文《青鱼街》获得了优秀奖。此后，了解到她出生于三门，现居嘉兴，2008年开始创作散文，2010年开始写小说，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。

阅读草白的散文，让人心情愉悦，她有着化繁为简的艺术能力。叙述简简单单，语言干干净净，带着植物的清香，就像把飘浮在半空中互相缠绕的事物一一拆解开来，归置在自己该有的位置上，恢复原始的样子。《童年不会消失》是草白新出版的散文集，也是她的首部散文集，如她所言：“这册小书记录了我生命之初遇见的人，看到的景，度过的日夜。不仅是记录，更是回忆和虚构。”

童年是每个作家创作的精神源泉之一。草白以她敏感细腻的情感体验，丰富奇特的想象力，给读者复原了一段天真而神性的童年时光。在《鹅》一文中，她这样描写道：“鹅是院子里老房的母亲养的。这位红眼睛的老娘，其家庭成

簿”，并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“火枪”和“账簿”对中国和东亚原有秩序的冲击，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未能抓住历史机遇的原因。全书洋洋洒洒20余万字，读来竟不觉费力，着实是一件稀罕事。

从题材来看，《火枪与账簿》算不得一个新话题，说穿了，亦不过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、评议和书写。话题虽是老话题，但胜在写作者非凡的笔力和学识。这就好比我们听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故事，明明情节、人物很相似，但经由人的感官落入人的心里，那种听故事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。历史写作亦是如此，历史还是那些历史，但经由不同的人写来，读者的观感也有很大的差异。

在很多人旧有的观念里，历史是严肃的，评说历史也应是不苟言笑的，但随着“百家讲坛”等节目的兴起，读史、讲史、评史亦由过去的野史正说转向正史野说，多了几分“不正经”的意味。这种风向的转变不能说很好，也不能说不好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只要无伤大雅，再现历史的方式完全可以俏皮一些，没必要一提起历史，就摆出一副老学究的姿态，不是“循循”便是“谆谆”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语言的诙谐活泼可以增加文本的可读性，提升读者对于史学研究

的兴趣。李伯重先生使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历史可以是鲜活的，鲜活到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的程度。

众所周知，李伯重先生是一位史学家，但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意思，甚至在他的文字里，我们看不到专家名家与普通读者的疏离感。综观《火枪与账簿》一书，有严肃的部分，也有趣说的部分。譬如他在书中形容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之低，做了三点概括：明军的神机营可能还不如弓箭手；既要上阵杀敌，也要种田搬砖，明朝士兵心里苦哇；“倭贼梳子，天兵篦子”，是兵也是匪。将旧时的民间谚语与当下的网络词汇巧妙融合，信手挥洒间，引譬连类，让人在叹服其博学的同时，不由得深深地被吸引。故而很多学者、评论家将《火枪与账簿》称为“写给大众的书”，我觉得是极为妥帖的。

研究历史的人写来有趣，作为读者的我们读之有味，不必去看注解，不必去查典籍，隔着纸张，彼此了然于心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交流更有说服力、更能打动人心呢？

仔细想来，探求历史的真相通常避开开几组二元对立的词汇：文明与野蛮，前进与停滞，独立与融合……如果历史是一栋房子，任何一个时代的墙体与顶棚里，都离不

述，恐怕只有童年的视角才能发现和表达。

当下的散文经历着叙事的转向，这本书借鉴了小说处理中线条勾勒的简练手法，让书中的每个人物通过细节和对话站立起来，如傻女人、小贩、接骨人、苏州女人、做戏人、讲鸟语的人、乡村医生、哭灵人、关魂婆……他们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在村里，或荒诞或滑稽，或清醒或昏聩，他们走向读者，呈现了各自的命运遭际。如《讲鸟语的人》，叙述了哑巴与他人的交流越来越少，与鸟的交流越来越多，渐渐掌握了鸟语。无意中她怀孕了，村里的人背着哑巴的男人，拉她去做了人流，因为村里有一个哑巴就够了。“哑巴与鸟的交流越来越有兴趣，特别是那些候鸟，由于飞过许多地方，夹杂着各方言而来，尤其值得她反复领悟、揣摩。因为对鸟语有意识地模仿，逐渐纠正了她在语言方面的弱点，她从来没有如此得意过，原来自己的嗓音里竟藏着那么多秘密。”作者似乎天生就有通灵的能力，擅于变形，把哑巴内心的“小确幸”用超现实主

开这几根椽子。而《火枪与账簿》所讲述的，正是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设计的解构和结构。火枪与账簿，其实都是一种入侵，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战争的人侵，而后者是经济的人侵，纵然冠以“交流和融合”之名，依旧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质。早在19世纪初，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：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——火枪与账簿便是这源动力的其中两种。

当然，如果写历史只为回顾历史，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。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记住过去不是为了缅怀过去，而是为了分析得失，观照现在，成就将来。15世纪末到17世纪，火枪与账簿能打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大门，改变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格局，放眼当下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虽然世殊时异，科技的发展、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几个世纪前所能比拟的，但究其本质又有多少差别？

对《火枪与账簿》的研读，不仅有益于我们重新回望和理解中国与东亚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坐标，对于审视仍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兼具启发和参考意义。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，我们要从过去的历史中，吸取经验和教训，慢慢积蓄力量，唯其如此，当机会来临时，才能牢牢把握，成就辉煌。



义的手法表现出来，其实这“小确幸”里，有无奈也有残酷。这样的叙述带上了魔幻和轻喜剧的元素，犹如一个寓言，意味深长。

生老病死是乡村的日常生活，书中记录了乡村中一些生命的消逝，草白用文字真实地呈现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各种情景，用词冷静节制，既展现了冷峻的一面，也有乐观的一面。就像爷爷埋在地里的番薯，“只有吃到这些甜润、酥软的番薯时，我们才会想起，那些远去的人，那些走失的事物，可能正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等着我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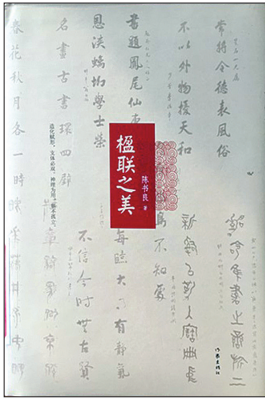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，回忆本身就是一种虚构。可惜，有一些通往童年的道路被风吹散了。



上，表示正中下怀。两个父亲说起这件事来，一个说“好得呀”，一个用他的苏州土白说“呀啥”，足见都合了意。可两个孩子的意见最要紧了，分头去问，他们是不肯像父母那样说“好的”和“呀啥”的，只要看他们的脸色。那种似不爱听实际很关心的神气，那种故意抑制喜悦而把眼光低垂下去的姿态，就是无声的“好的”和“呀啥”呀。叶圣陶先生说：“于是，事情决定，只待商定个日期，换一份帖子，请亲友们喝杯酒。两个孩子就订婚了。”“好的”与“呀啥”两句话，成了他们的默契。谁看了都会满心欢喜。

荐书

《楹联之美》



作者	陈书良
出版	作家出版社
日期	2016年7月

楹者，柱也。中国人喜欢将一副联语分别题写在相对的两根柱子上，故而对联又名楹联。陈寅恪先生曾以“孙行者”的上联，要求参加清华入学考试的学生拟写下联，认为对联能够简明地体现汉语文的特性，蕴含着中华文明两两相对的独有审美心理，考“对对子”就能大致见出一个人的语文水平。

《楹联之美》就是以这样的高度为出发点，梳理了汉语汉字与对联的源流关系，从平仄、对仗、节奏诸方面，深入剖析了对联里汉语文的种种特性，足可让人对汉语文产生某种更加自觉的认识。而在本书的主体部分，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古今名联、妙联，并从

内容和用途的角度，将这些对联分成胜迹联、春联及岁时联、挽联、寿联、婚联、商肆联等部分。凭借着深厚的汉语和汉文化的学养，作者不厌其烦地爬梳钩沉，不仅向读者呈现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联语奇珍，而且深入地揭示了蕴含在这些对联中的种种妙处，细细读去，不禁让人拍案叫绝。

譬如，袁世凯死后，有人为其撰写了一副楹联：“袁世凯千古，中国人民万岁。”粗看起来，似乎不大对劲，上五下六，连字数都没对齐。而作者指出，此联的妙处正在于此。原来，这副对联的上下联各有两个节奏，后一个节奏都是两个字，即“千古”对“万岁”；而前一个节奏则相差一个字，无以为对。这样，作者就利用此联相同位次上的节奏、字数不相等而造成的“对不起”现象，寓含了一句双关语：袁世凯“对不起”中国人民。似褒实贬，意趣盎然。书中诸如此类的奇联妙语俯拾即是。（推荐书友：孙文辉）

《总有一种柔软，让人生坚定从容》



作者	梁晓声
出版	现代出版社
日期	2017年11月

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起的。”

梁晓声总能把内心的情感细腻细致地濡染开来，同时，他还以惯有的深沉，在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之余，发出对国家、社会乃至人性的思考。他认为，“老”字和“孝”字，上面是一样的，“老”字非常像一个老人半跪着，人到老年要生病，不再是当初威严的教育你的父母，他们变成弱势了，虽然在别人面前还有尊严，在你面前却需要依靠。“最后我想说，爱是双向的。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没有孩子对父母的爱，这种爱是不完整的。父母养育孩子，子女尊敬父母，爱是人间共同的情怀和关爱。”

梁晓声认为，“中国民间具有极其本能的向善维护系统，以影响自己的儿女们不变恶劣”，这个系统从未被彻底摧毁。简单的家庭教育，体现一个最核心的伦理命题，那就是勿恶守善。所以当下的中国父母，重要的是教育儿女成为善良正直的人，而不是一味去竞争，去争抢，平凡的人并不等于平庸。（推荐书友：荆墨）

《设计与革新》



作者	（日）太刀川瑛弼
译者	赵昕
出版	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7年8月

间简简单单地排列，作者会在每篇背后附上和文章主题相符的几幅设计作品，图文并茂，使人印象深刻。一共讲了50个理念，每个理念都是作者以自身经验结合当下的现象进行阐述，足见作者的经历丰富。

“好的创新，能够衍生出通往美好未来的关联性；好的设计，则是将这种关联性如实展现为美好的形体。”作为一名有远见、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师，太刀川不沉溺于已有的成就，而是始终奉行着这样的理念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他想要的未来。他用超越存在的视野预言：在未来，设计应该会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哲学。

本书虽然归类于设计理论，但对设计门外汉来说，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我们对设计师们创作的好奇，开拓我们对设计行业的认识，更在于是“人生道路上指引我不必走弯路的书”。（推荐书友：钱雨婷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品鉴

畅怀叙家常 字里有春色

——读《哇哈！这些老头真有趣》

蔡体宽

在沪上老城厢，经过文庙，入内，至儿时常去的“魁星阁”前一观，顺带在长廊下的书摊里择出这本《哇哈！这些老头真有趣》。封面色彩明快，封底内侧一行小字吸引了我：“用一些时间，阅读极好的文字”。此书去年8月初版，今年2月已第3次印刷了。

带回家里细阅，文章作者有10多位，包括鲁迅、丰子恺、老舍、朱自清、叶圣陶等，首篇为沈从文先生的《我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》，梁实秋先生的《女人》《男人》两篇文章在书的最后。时过境迁，读这些文字，有穿越时空之感。

人老了，总要回首望望，想一些从前的事，沈从文先生的人生经历，讲的故事，就是好看好听。他在文中道，四岁时，一面母亲让他认方字，一面外祖母便给他糖吃。那时节，他跟随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，“那人既是我的亲

戚，我年龄又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，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较多。”六岁时，能单独上私塾了，沈从文在文中却多记私塾外的天地。先生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用朱笔写个大字。不过，沈从文他们依然能够一手高举、把身体泡在水中玩个半天。这方法是他表哥想出来的，他与水的最初接触，也是表哥引带的，“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同水不能分离。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《边城》，他的故居，他的凤凰。他大约就是乘着船，从狭窄的水道前往开阔的江面，乘风而行。

故乡是个恒久的话题。丰子恺先生的《忆儿时》说的是从前在石门湾里的生活。读他的文字，我觉得平和温暖，好像春风拂面，又如雪夜里家中的一杯热老酒。丰子恺

先生忆及儿时有三件事，最为欢乐：先是养蚕，这是他祖母在日的事，当然，他亦跟着摆弄，描述种种过程，杭嘉湖平原特有的景致即在眼前；再者是他父亲的中秋赏月，说父亲晚酌，备一只蟹、一碗隔壁豆腐店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，一把水烟筒，一本书，桌子上还有一只端坐的老猫。父亲慢慢喝酒，他与姊妹兄弟一起分享下酒的菜。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，令他怀念一生；其三件不能忘却的事，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交游。那是作者十二三岁的时候，王囡囡教他钓鱼，在小伙伴中，王囡囡和他最要好，沈从文兄弟待幼弟。王囡囡的祖母看他俩一同玩耍，必叮嘱“勿要相骂”。读至此，可感老人和蔼的语气，日子就这样过得心平气和。

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，可以体会到美好与温暖。叶圣陶先生的《儿子的订婚》可谓妙文一篇。其中道，邻居夫人来做媒，两个孩子的母亲说“好的”，笑容浮在脸